

纺车与星河：牌楼村的时光乡愁

许洪峰

1974年农历六月二十，大别山褶皱里的东河口镇牌楼村，蝉鸣浸透了清晨。我出生时，姥姥邵必英正坐在高家祠堂门楣上搓草绳，她布满老茧的手突然一顿：“这娃哭声，像山泉撞石头。”那天正午，滋养全村的老井突然涌出三尺高的泉水。多年后回乡，我总蹲在井台看倒影，恍惚听见当年啼哭混着姥姥的叹息在井壁回荡。

老宅的三间土坯房蜷缩在高老庄南麓，茅草屋顶日渐稀疏，酱紫色的椽子像极了姥姥豁了牙的牙床。冬夜最绵长的声响，是木轴纺车的咿呀，那是姥姥的陪嫁。木轴心着凉意，混着桐油的清香，棉线在油灯下抽出银丝，她的影子投在土墙上，宛如老槐树的虬枝在月光下翩跹起舞。“慢些摇，线就匀了。”她边纳鞋底边念叨，竹针穿过千层底的歌喉声，与夹口湾水库的流水声，在山村交织成一张温柔的网。前些年翻新老屋时，我在墙壁里发现了半截泛黄的棉线，线头打着她惯用的“猪蹄扣”，那触感，竟与记忆中她教我打结时，粗糙的指腹摩擦掌心的感觉一模一样。

大表哥长我十八岁，是高老庄的孩子王。我们踩着沾衣露水采谷雨前的黄大茶，茶芽尖凝着晨露，苦涩从清晨漫到日中。那时的山路是真正的“水泥路”——雨天是泥浆裹脚，晴天是尘土扑面，新布鞋走不上三里便磨出脚。有次我摔破膝盖，他背我往村卫生室跑，路过高氏祠堂，褪色木门上“农学学大寨”的标语渗着剥落的红漆，宛如戏台上哭戏演员眼角晕开的胭脂。

1983年秋分刚过，分田到户的红榜贴在打

谷场老槐树上。姥姥攥着烫金漆木牌，指节捏得发白。当晚她舀出攒了三个月的半勺猪油，铁锅冒烟时，猪油滋滋化开的焦香漫过堂屋，撒进葱花金黄油星溅在灶台，像撒了把碎金子。“以后天天都能吃这个吗？”我扒着碗底问。月光透过篾条窗棂，在她眼角的皱纹里流淌，我埋着头嗅着碗沿，猪油渣的香气成了我在六安城最想念的味道。那时的牌楼村宛如一株被山风压弯了腰的老茶树，在贫瘠的土壤里倔强地扎根生长，而那半勺猪油的微光，恰似寒夜中最温暖的星光。

2016年深秋，我开着东风风神行驶在金安区的山道，车窗外光伏板如银河碎片撒落坡地。路过258省道，村口那座“牌楼村”的红色雕塑总让我想起：小时候，姥姥驮着我翻越三座山梁去赶集，碎石硌得她的“三寸金莲”生疼，每到陡峭处，她便哼起“邀大岭，弯又弯”。如今车程缩短到十分钟，那可混着喘息的山歌，却再难听见了。村史馆馆长说：“这是皖西祭祀神农氏的非遗仪式，姥姥唱的‘弯又弯’，原是祈神舞步口诀。”

驻村扶贫时，我触摸到乡村嬗变的脉搏。2017年春节前，省道旁立起“稻虾米合作社”，年轻人记录草莓培育数据，恒温大棚里白胖蘑菇从棉渣基质探出头。墙角的稻壳让我想起姥姥烧火时的情景——炉膛里的火星像金豆子，噼啪落在青灰色的灶台上，那声响，竟和眼前大棚里闪烁的菌菇灯如此相似。“这玩意能卖20块一斤”，村书记拍肩笑笑，让我想起老支书，当年常规水稻一亩才挣百十来块钱。

2017年脱贫攻坚验收前，我绕路回老屋。姥姥的旧纺车已收进农耕文化园，木轮缠着泛黄棉

线，线头“猪蹄扣”是她教我的第一个绳结。无数个冬夜，纺车的啾啾声、采茶调的悠扬，还有灯笼的轻响，交织成一首催眠曲。有次我半夜发烧，她一边摇着纺车，一边用粗糙的手掌焐着我的额头，油灯的光晕里，影子忽明忽暗。如今村口太阳能路灯彻夜长明，大妈们在《六安农歌》唢呐声中跳广场舞。晒谷场水泥地上，再也找不到粉笔画的跳房子格子，那些歪扭线条曾是全村孩子的藏宝图。校车灯光漫过村道，照亮我眼角泪光里的纺车影子还在悠悠转动。

三

2025年腊月大寒刚过，我回村看“春晚”。车过双河口大桥，雾裹着雪脊似鳞鳞蛰伏的巨龙，夹口湾水库冰面脆响，三架无人机记录着雪覆红瓦、苍松栉杈间红灯笼的盛景，恍若顽童打翻的万花筒。

高氏祠堂前，非遗集市支起摊子：李老师傅编六角宫灯，蒸笼里蒿子粑混着炒花生香；李大爷教孩子唱农歌。祠堂内数字展厅里，年轻人通过VR穿越到张家店战役，电报声在雕花梁枋间回荡。稻田中央舞台，三百盏油纸灯笼亮起，七十岁张木匠拉板胡，孙女钢琴伴奏；扶贫车间女工表演改编的《绣红旗》，尾声是《邀大岭歌谣》混着电子乐，苍老与稚嫩的声线在星空下交织成银河。

村史馆恒温柜里，1978年工分簿、2018年扶贫手册、2023年分红账本静静陈列。116.93万元分红旁写着：“祖辈不敢想的收成”。月光照亮墙上“和美乡村”牌匾，熠熠生辉。

四

今年清明，我带着大学毕业的女儿回村路

青。她蹲在茶园拍vlog，手机镜头追逐着晨露浸润的新芽，背景里茶农举着手机直播：“大姥姥说的老火茶，现在叫黄大茶，直播间里抢着下单呢！”从未见过姥姥的她，自然地說出“我大姥姥家的茶山”，这句话像一片茶叶轻轻落进我心，让我眼眶一热。远处研学基地里，孩子们学唱着灯歌，童声与鸟鸣交织，宛如山涧清泉潺潺淌过心尖，让人分不清是眼前的热闹，还是记忆深处的回响。

坐在翻修的老屋里泡着黄大茶，茶汤先苦后甜漫上舌尖。姥姥揉茶时说：“茶树啊，得往石缝里扎根，才耐得住春寒。”她指缝带着洗不净的碧绿，正是这双手亮茶换了我的学费。望着窗外茶山，忽然懂了：牌楼村的变迁，是无数双这样的手把石缝土翻作良田，把泥泞路踏成康庄。茶盏里舒展的茶叶，良田在竹匾里的茶青，只是那烟火与茶香交织的味道，已随着时光悄然远去。

夕阳轻吻牌楼村山脊时，山风拂过文化广场红旗，“耕读红乡·守艺牌楼”八个烫金大字在暮色里愈发醒目。远处光伏电站将阳光转化为清洁能源，村部会议室里，村干部们围着新规划图讨论。我沿青石板路往回走，当年和表哥偷挖红薯的坡地如今种满格桑花，晚风送来花香与农家饭菜香，竟与记忆里某个黄昏的气息重合。这座藏在大别山深处的小山村，正像被春风唤醒的老茶树，在新时代的雨露滋润下，抽出生鲜嫩的新芽。而我心中的乡愁，早已不是对贫穷的刻板记忆，而是这方水土滋养出的坚韧与温暖，在血脉中永远奔涌流淌。

夜幕降临时，我站在姥姥纺织的屋檐下，孩子们唱着新编灯歌：“雾遮岭高，双河口桥长……”，恍惚间，听见纺车木轴的转动声，混着悠扬的采茶调，从四十载光阴深处悠悠漫来，与广场上的电子乐悄然相融。这才是乡愁真正的模样：它不是一张褪色的老照片，而是一条奔涌不息的星河，贫瘠的岁月毅然绽放出绚烂的花。

遥远的整地时光

惠琼

公司旁边的那片稻子熟了，好久不见有人来收割，每天看在那里，心里很是着急，怕稻子烂在田里。但是，在一天下午，仅仅半天的功夫，稻子被收割机收个精光后，我恍然大悟我在杞人忧天，同时赞叹机械化操作的神速。

着实快啊！接着，那片稻茬田就在半天搭一夜的功夫里，被翻耕、整理得一马平川。等到晾晒的差不多时，就可以撒上农作物的种子了。

可是，望着静静的田野，我的心里又不能平静了，总感觉整地的这个环节缺少了什么。于是，我想到我小时候整地的场景。那时耕地用的是传统的农具，叫犁和耙，犁和耙，几乎所有的农户家都有，若没有的，可以相互借用。

那时的天空，似乎比现在的天空还要高，还要蓝；阳光也分外地明朗。收割后的田野一望无际。在空旷的田野里，这一处，那一处，便见有农人一边手扶犁，一边扬起手里的鞭子驱赶前方的大水牛，翻耕土地。犁的形状和大写的“九”字相像。农人时而吆喝一声，时而放开喉咙高歌几句，惊得那些正在找食的鸟迅速飞起，随即又落在不远处。刚翻耕过来未经平整的田地，我们叫它犁铧田。

在犁铧田上，还有一群孩子，其中有我。我们的手里各自拎着个小篮子，有的人手里还握着把小铲子。我们在犁铧田里拾野地梨，野地梨就是田里自生自长的荸荠，是我们小时候解馋的小零食，大小如人的手指头。生地梨入口鲜脆，熟地梨甜糯，我们百吃不厌。我拾地梨常常忘记回家的时间。

有一次拾地梨，因为贪心，忘记回家，直到浓重的暮色里传来母亲焦急的呼喊声，待我慌忙跑回家时，迎接的不是母亲的夸奖，而是一顿训斥及棒揍。好了伤疤忘了疼，这顿揍并未改变我再次拾地梨时迟归家的行为。因为拾着拾着，就入迷，忘记了一切。

还有，犁地的时候，常常有黄鳝和泥鳅从地里翻出来。黄鳝和泥鳅又长大肥，正好供劳累了一天的农人解馋打牙祭。我母亲大多把黄鳝和泥鳅清煮，再烹上鸡蛋，味道格外鲜美。

整地的另一个环节就是耙地。耙地是把犁过的、坑洼不平的地用耙整平。耙由两块长长的木板和许多大铁钉组成，形状如躺放的梯子。铁钉打进木板里，叫耙齿。耙地的时候，人站在耙上，牛拖着耙，由人驱驶着，呈S形，在田里反复运行。碾压，把碎土块，直到地变得平整。

我爷爷就是使耙的好手。使耙时，爷爷站在耙上，精瘦的身板挺直。他一手不停地牵动系牛的麻绳，一手扬着手里的鞭子，嘴里不停地“喂！起，起，起”地呼喊着，驱赶耕牛，不许停步。爷爷那个样子是悠然自得，从容自如的，很是惬意。

爷爷牵着牛去耙田时，也会一并把我带到田里。爷爷套好牛，站到耙后上，叫我也上耙，蹲在他脚边。一开始，爷爷就让我扶着爷爷的腿。爷爷就说：“大孙，莫怕！莫怕，紧张我不怕了，蹲在耙上，一转，二转……玩个戏。”

耙田的过程中，会停下来歇息一会，歇歇牛，也歇歇人。牛在田埂上吃草，人就坐在田埂上晒晒太阳，喝口茶水。这功夫，爷爷就会变魔术似的递给我一块夹了酱的锅巴，有时是一夹了腊肉的锅巴馍。刚好，我的肚子开始咕咕地叫。有时候，爷爷会顺手从身旁扯下一枝小黄菊，扎在我的小辫子上。我顺手摇头晃脑起来，不知道怎么美才算好了。爷爷看着我的调皮样，咧开了爷爷的嘴，眯眯笑。

爷爷的笑声在那片天地间回荡。我们爷孙之间的幸福在那片天地间无限蔓延；同时，根植在我的记忆里。

小时候，不懂得“幸福”二字的涵义。应该说，幸福就是有人陪，有人对你说话怕有人，有人看到你开心，也跟着开心。

写下这个题目时，我在想：要是写一对年轻小夫妻，在晚霞笼罩的庭院里，悠悠地散步，该多浪漫啊！说说笑笑，吹着晚风，听着鸟鸣，享受着独属于他俩的幸福时光，没有比这更惬意的了。

可是我要写的，却是两个不愿出门的老朽，在屋内散步的情景。寒冷的冬天，公园去不了，小区内也不快活，楼道里的风，专门欺负老年人。晚饭后，我和老伴，就只好在陋室走走。消消食，练练腿，不亦快哉！虽然步履蹒跚，但也乐在其中。家里没有利益纷争，也没有车水马龙的搅扰，不用看谁的脸色和表情，不用听各种是非和谣言，也不用说些不真不假、不好不坏的废话。两个真实的老人，想怎么走，就怎么走，想怎么说，就怎么说。

小时候，我构思文章时，就爱看报。那时的农村人，不说散步，说闲逛。也闲要看时间，农闲时打鸟，没人说话，你闲我也闲，你遛我也遛，埂边路上遇到，吸袋烟啊，唠唠嗑啊，最正常不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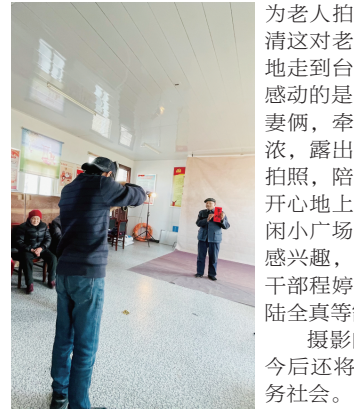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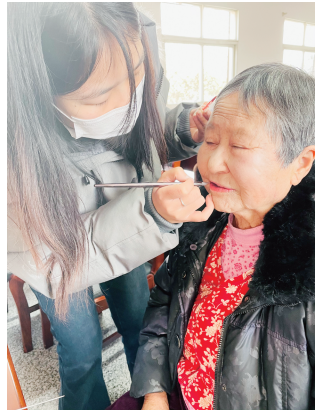
定格美好 圆梦耄耋

王树春 张勇 陈宇 本报记者

“来来来，爷爷奶奶，笑一笑，开心哦！”摄影师边调动老人们的表情，边“导演”各种姿势，完美拍摄每位耄耋老人新年“美照”。

2月11日，为进一步落实“强基工程”精神，持续开展社会公益活动，金安区摄影家协会组织协会、志愿者的爱心人士，走进高岗村，为村里八旬以上老人义务拍摄证件照、艺术照和生活照。

志愿者们一大早就带着三脚架、背着摄影器材，赶赴高岗村，选好摄影场地，布置灯光，准备好幕布、衣物等，摆正座椅，迎接老人们的到来。



沪上之行所悟

徐炯

上周，我与同窗相约奔赴上海，在这座兼具摩登气息与人文底蕴的城市里，走过高校校园，逛过繁华街区，赏过自然景致，也感受过亲戚招待的温暖。此行不仅饱览了沪上风光，更让我真切感悟上海与内地在经济、人文上的差异，诸多疑惑在心底沉淀，也让我对未来的努力方向有了更清晰的认知。

学府漫步，见治学之不同。此行第一站，我们走进了上海电力大学与东华大学。踏入校园，便能感受到前沿学府截然不同的氛围。先进的实验设备一应俱全，不少教室都在开展校企合作研讨课，学生与老师的交流更具开放性与实践性。国际化的视野与务实的治学理念融为一体。可以看出，上海的高校更注重与市场、与国际的接轨，学科建设紧扣时代发展需求，电力大学的能源领域创新、东华大学的纺织与材料学，皆扎根产业前沿。这让我明白，优秀的教育从来都不是闭门造车，而是在以开放之姿拥抱时代，以务实之心锤炼本领，这也成为我今天学习中需要践行的准则。

城景穿梭，感发展之差距。我们漫步在

南京路步行街，穿梭在外滩的江风中，打卡上海博物馆，流连于滨江森林公园。南京路上人潮涌动，目不暇给的品牌从国际大牌到本土新锐，尽显商业的繁荣；外滩的万国建筑与对岸的陆家嘴交相辉映，东方明珠直入云霄，金融与商贸的活力扑面而来；上海博物馆里，珍贵的文物静静陈列，从青铜玉器到书画典籍，专业的讲解与沉浸式的体验，让传统文化以更鲜活的方式被感知；滨江森林公园则将都市的喧嚣隔绝在外，江景、绿植相映成趣，让我看到在上海在高速发展中，也兼顾着生态与生活的平衡。

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，汇聚了全国乃至全球的资源，产业体系完善，商业、金融、文化、科技等领域相互赋能，发展节奏快，创新活力足。而上海的经验并非单一的“物质堆砌”，它是经济发展与人文建设、生态保护协同并进，这种发展的格局与眼光，值得其他城市学习。

温情相聚，悟人文之多样。此行最温暖的部分，莫过于受到上海亲戚的热情招待。虽身处闹市，却有独着有独的生活韵味。饭桌上，亲戚们与我闲谈，言语间满是包容与开

批评这孩子，见他泪眼婆娑的样子，那不是委屈他了吧？得找他谈谈才是……

如果散步的时候不想工作的事，专注于赏景，那更是神仙过日子。春天的傍晚，站在高高的教学楼上俯瞰：稠密的绿色，沉重地压向大地，一直铺到天的尽头。远与近，虚与实，波浪似的起伏，漫延出绿色王国的意境；夏天的傍晚，放了假的校园里，没有人的聒噪，只有小鸟的清唱，和鸣蝉的低吟。微风吹拂树叶，飒飒作响，好似琴弦上的颤音。我沉浸其中，冥想游戏，享受这绝妙的意境。

我们居住的小区里，大都是农村来城市居住的人。这些妇女和老人，虽然不养牲口，不忙菜园，但也不习惯散步。没事可做，就四个一撮、五个一撮地打牌、下棋。我们老两口“笨蛋”一

闲庭信步

李太芳

了；要是农忙时打圈，就会让人反感，好像你是无所事事之二流子。因此我那时，虽是个孩子，也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散步，怕遭人唾弃。要构思作文，就围着房屋走，绕着草鞋转。蓝天白云，启迪我心智，蝴蝶蜜蜂，激发我的灵感。三转两转，一篇作文就构思好，坐下来，不一会儿就写好了。

在乡镇中学教书时，散步成了我每晚的常态。在绿树环绕，空旷清新的校园里散步，那才是真正的闲庭信步啊！一边遛，一边思考问题，两者都不耽误。举头望天：夕阳还没退去，月亮却跑了出来，两重亮光笼罩着校园，花草树木，都披着朦胧的霞光。噢！这朵花多灿烂啊！那棵木到表扬的阿倩的笑容，多惹人喜爱呀！那个小苗怎么焉头巴脑的？受伤害了？像王怡吗？我今天



徐缓 文/图

当天，老人们在儿女的陪伴下，陆续赶到村部。村支书徐成林介绍，全村80岁以上老人有67人，其中年龄最大的出生于1932年。近年来，高岗村通过盘活闲置资产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、种植金银花等

特色产业，村集体经济得到稳健发展。为了立足不出户的老年人“圆梦美好”，村里与金安区摄影家协会共同组织了此次活动。

现场有条不紊，志愿者们为老人轻描淡妆、理顺头发、整好衣饰、摆正坐姿，为老人拍下许多美好瞬间。董仁俊、周正清这对老夫妻换上大红毛衣，动作利索地走到台前拍照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令人感动的，是91岁侯秀公和87岁丁珍老夫妻俩，牵起彼此的手，配合默契，爱意浓浓，露出幸福的笑容。看着老人们开心地拍照，陪伴的子女、服务的志愿者们，也开心地上前与老人们合影留念。在村部休闲小广场上，看到老人们对各式体育器材感兴趣，志愿者们纷纷抓拍精彩镜头。村干部侯婷婷还将大庄村民小程华伦、陆全真等需要护送的老人一一送回家。

摄影的时光是短暂的，志愿者们表示，今后还将更多地以一技之长献身公益，服务社会。

放，他们注重细节，待人接物的礼貌与周到，让我倍感舒心。这里的人们更注重个人素养的提升，人际交往中既保持恰当的边界，又不失温暖。而我的家乡人更讲烟火气，邻里之间、亲友之间的联结更为紧密，乡土情结浓厚。两种人文风情各有魅力，但前者身上那种与时俱进的学习意识、开放包容的心态，让我深受启发：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，唯有接纳不同，才能不断成长。

上海之行，是一场视觉的盛宴，更是一次思想的洗礼。我清晰地看到，上海与内地的差异，不仅在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规模，更在于理念的先进、视野的开阔、资源的集聚。这些差异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，而是激励我不断前行的动力。在学习上，要打破固有的思维局限，不再满足于课本知识的掌握，而是主动拓宽视野，关注行业前沿动态，积极参与与实践，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，锤炼过硬的专业本领，像上海的高校学子那样，以务实的态度对待学习，以开放的心态吸收新知；在心态上，要学会包容多元，接纳不同的观点与文化，摒弃狭隘的地域思维，培养全球化的视野，同时保持踏实与坚韧的定力。希望未来的自己，能走出舒适区，去更广阔的平台历练自己，带着先进的理念与扎实的本领，为社会的进步添砖加瓦，成为一个有价值、有担当的人。

对，就只有散步了。我由于于爱思考事情，走着走着，不经意就走到对方道路上去了。老伴埋怨我不遵守交通规则，占了他的道。我辩解道：什么你的我的？百年后都是别人的！贪那么多干嘛？吃不过三餐三碗饭，睡不过五尺一张床……这话让老伴更急了，他红着脸说：“就事论事好不好？咋那么多废话啊！”我笑着说：“斗嘴不就这样吗？”

斗嘴正得意时，一只麻雀叭地一声，撞在阳台玻璃上，跑过去一看：下大雪了！中午还只是雪粒子呢，灰乎乎，脏兮兮的，破冰似的摊在地上，现在已如雪花飞，白蒙蒙，鹅毛飘飘了。我不由得说：下吧，下吧，早该来一场大雪了，盖住所有的脏东西，让世界再一次彻底的清零。

可是，我看见楼道里来来往往过生活的人，浑身雪片，也有些不忍。他们大多数，上有老下有幼，还要还贷，要给孩子挣学费，要给老人买药，还有一日三餐的用途。想到这里，我的脚便有些滞重了。

对弈藏着的智慧

常前松

棋圣聂卫平驾鹤西去，我心中怅然。之前刷到一个缅怀棋圣的视频，里面讲到了左宗棠西征前后对弈的故事，深感棋局对弈中藏着大智慧。

晚清名将左宗棠西征途中，偶遇茅舍前悬“天下第一棋手”匾额的老者。二人对弈数局，左宗棠皆轻取完胜，遂拂袖而去。待班师回朝，他再度寻访老者，却连败数局，不禁愕然。老者徐徐道：“将军出征之际，身负家国重任，需扬锐气以定军心；而今凯旋归来，功成名就，需敛锋芒以戒骄躁。”一盘棋局，藏尽以退为进的处世智慧。

三十余年前，我于行署文化局政研科供职时，亦曾亲见这般的棋手与市的通透。同一科室的老曹，十多岁就被招为庐剧团团员，只比我大七八岁，我参加工作后，他工龄已有20多年了。老曹司职老干部工作，平时与离休干部曹老经常对弈，逐鹿厮杀，互不相让，难分高下。一日，曹老重病，须手术，进手术室前，两人对弈。那局棋，曹老落子如行云流水，势不可挡，完胜，从容步入手术室，手术圆满成功。事后老曹（当时也只30多岁）对我说，他是刻意让棋。曹老一生痴棋，木前一胜，能安其心、稳其神，这远比千言万语的宽慰更具力量。

1939年夏，抗战烽火燃华夏，素有“中国棋王”之誉的谢侠逊远赴重庆，以弈为媒，奔走呼号抗日救亡。其间，他与周恩来对弈于红岩村。棋局之上，二人落子沉稳，步步皆扣家国时局，行至中盘便成相持之势。谢侠逊深知，彼时民族危亡悬于一线，棋局胜负早已无足轻重，借棋传递团结御侮、共纾国难的信念，方为要义。于是二人默契收枰，将这局未分轩輊的残局题作“共纾国难”。这盘和棋，跳出了方寸棋盘的输赢之争，以“让”的智慧凝聚起救亡图存的磅礴人心，终成传世佳话。

棋盘小天地，人生大乾坤。无论是乡间老者让棋左宗棠，老曹让棋棋病翁，还是谢侠逊以和棋昭大义，皆非固于输赢的机巧，而是心怀他人的仁善，藏锋守拙的智慧。这些处世之道，就流淌在寻常巷陌的一言一行里，温润而有力量。

第一次吃腊肉

赵承河

要问起大别山区的农村，每逢春节必不可少的大菜是什么？那答案大概率是腊肉。

腊肉的美味首次植入我心的时间是1975年。那时不满五岁的我，记忆里从来没有吃过一次腊肉，因为大集体时代，那时我家姊妹弟兄六个，全靠父母的工分养家，是典型的缺粮户，勤劳的父母除了做集体的农活外，还要起早贪黑从年初到年底养一头猪，那时人吃的粮食都没有解决，更不用说猪吃的米糠、麦麸了，喂猪全靠我们到野外挖野菜煮熟了来喂猪。所以，猪就生长得十分缓慢，从年头喂到年底，一条猪也就百十来斤重。特别是那个时候农户养猪要交任务猪，宰杀一条猪50%上交，通过公社的食品站统一征收，用来解决当时物资短缺、城镇人吃肉难的问题。

这样一来，凡是只喂养一条猪的家庭，就只能留下一半的猪肉，而这一半的猪肉还要卖钱留着家庭一年的开支和小孩上学的花费，最后能留着自己吃的猪肉，就微乎其微。春节和正月十五过后，家里就再也没有一点猪肉了，根本没有多余的猪肉用来腌制，腊肉的珍稀可想而知。

我家在当时的条件下，肯定是没有吃腊肉的可能的。那么，我又是如何在五岁时第一次吃到腊肉的呢？

那个时候农村在做手艺“搞副业”的人，一个手艺人一年给生产队交360块钱，就可以折抵4500分，秋收分口粮的时候，就是一个妥妥的余粮大户。当然，当时一个手艺人给生产队带来的收益也是很可观的。

我们队有个严姓篾匠师傅，家里条件很好，年年有余粮。粮食多就可以喂两头猪，到年底杀一头，杀一头。杀的这头年猪除了交任务猪以外，剩余的半可以全留下自己吃，这样一来就有了腌制腊肉的猪肉。

严师傅夫妻一直对我非常好，每当我玩耍到他家的时候，总会得到一些零食，如炒熟的一把花生、一捧瓜子，干枣啊，柿子啊。特别稀罕的是偶尔还能有小糖吃，估计是严师傅的弟兄们在公社开办的供销社上班，带给老人吃的，他们舍不得吃完留点给我。

那时的过年，虽然物质匮乏，但人情味特浓。每年的正月初一，生产队的邻居们，家家户互拜拜年，抱着“宁有一村不去，不能一家不到”的思想，拜年的“先遣部队”就是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们，早上七八点开始，三人一群五人一组，就迫不及待地跑到第一家开始，进门喊着叔伯大爷，说着拜年的吉祥话。这个时候家家准备了瓜子、瓜子，还有自己家熬制的米糖，拿出来招待拜年客。

我自然是跟着年龄相仿的一群孩子挨家挨户去拜年。

当时我们一个小队只有十来家百十来口人，很快一圈年拜结束了，就和小伙伴们在稻草上展示各自小荷包里装的拜年收获——花生瓜子米糖。家境好点的小伙伴们则晒起了父母买的摔炮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和鞭炮的硝烟味儿飘散在空中，让本就温馨的年味变得更加厚重、充实。

临近晌午，大人的拜年启动了。他们拜年会被留吃午饭。当地流行一句话，就是“栽秧酒工换工，拜年酒盐换盐。”意思是栽秧时，你帮我我帮你，一天工换一天工；拜年时，你到我家吃，我到你家吃，互相吃请。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腊肉、圆子和葱、蒜、姜的香味。

吃午饭的时候，我正准备回家吃饭，就看到严师傅从家里出来，喊着我的小名，说：“春子啊，来，到俺家吃晌饭。”

那么多孩子，严师傅只喊我去吃饭，我心里既激动又胆怯，怯怯地跟着严师傅。他夫人看到我后，亲切地喊着我，用汤碗盛了一碗腊肉端到我面前的小桌子上。第一次见到碗里的腊肉那么好看：一片腊肉分为两种颜色，带皮的肥肉部分润泽油亮，似乎透明的一样。瘦肉部分颜色赭红，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儿让我忍不住咕咚一声咽口水。

我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，夹起一块肥肉放入嘴里，一口咬下，满嘴生香，油水顺着嘴角两边溢出来。一汤碗腊肉，被我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。

那是我第一次吃到腊肉，那种醇香至今萦绕在脑海。虽然给我吃肉的老人已仙逝，但是，这段情终生难忘。



本栏责任编辑：徐缓
E-mail:WXRb-xuhuan@163.com